姜至自齊即穆姜也至此始十八年耳二年傳稱公衡為質於楚公衡成公子也既堪為質則其年已長成公若是穆姜之子未得有成長之男

二月無氷今之十二月冬温

襄二十八年春無氷彼春無氷則是竟春無氷此亦應竟春無氷而書在二月下者以盛寒之月書之也穀梁傳曰終時無氷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氷何也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其意言此月寒最甚此月無氷則終

者以司馬法祖述周禮其所陳者即是周法言此是周禮之法耳不言周禮有此文也鄭註論語云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與此不同者鄭注小司徒云方十里為成緣邊一里治溝洫實出稅者方八里六十四井案鄭注小司徒又引司馬法云成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千井革車十乘甲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萬井革車百乘甲士千人徒二千人與此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不同也小司徒辨

寢貶非抑楚也此乃楚之初興未閑周之典禮告命之書自生同異猶秦之僻陋不與中國準故春秋亦未以存例也楚之熊繹始封於楚辟在荆山蓽路藍縷以處草莽及武王熊達始居江漢之間然未能自同於列國故經稱荆敗蔡師荆人來聘從其所居之稱而總其君臣至於魯僖始稱楚人而班次在於蔡下僖二十一年當楚成王之世能遂其業內列于公侯會於孟楚之君爵始與中國列然其臣名氏猶多參錯至魯成二年楚

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
士特縣鄭衆云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
一面特縣又去一面四面象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
縣軒縣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請曲縣繁纓以朝諸
侯之禮也鄭玄云樂縣謂鐘磬之屬縣於筍虡者軒縣
去南面辟王也判縣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縣縣於東
方或於階間而已是先儒皆以闕南方故曲也家語說
此事云請曲縣之樂繁纓以朝王肅云軒縣闕一面故

謂之曲縣

十四 繁纓馬飾令對曲縣故云諸侯之服

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玉路樊纓十有再就以祀金路樊纓九就同姓以封象路樊纓七就異姓以封革路僖五就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纓以封蕃國鄭玄云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纓今馬鞅也玉路金路象路其樊及纓皆以五彩罽飾之就成也玉路十二成金路九成象路七成革路樊纓以僖絲飾之而五成木

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先王之命諸侯也使之孝於母親其類今輕慢其母不愛同類即是違王命也奈此王命何今輕齊侯之母亦是輕晉侯之母自輕其母即是不孝且告語諸侯云以母為質是此者以不孝之事令諸侯也詩之意言孝子所以行孝不為匱乏之道故以孝道長賜女之族類諸侯皆晉侯之類

二十三　三代有五伯鄭謂霸者把也

鄭語云祝融能昭顯天地之光明其後八姓昆吾為夏

伯矣大彭豕韋為商伯論語云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昭九年傳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是三代有五伯矣伯者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也鄭玄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或作伯或作霸也

二十四

以師拒戰而曰犒孫辭

士卒之勞於外師衆枯槁以酒食勞之謂之犒師此以師拒戰非犒勞之義而亦稱犒者言以此師衆往當待之如以酒食犒之然為孫順之辭耳

二謂於棺之上設此木從二橫三以負土則士之椁上平也今此椁上四注而下則其上方而尖也禮天子椁題湊諸侯不題湊不題湊則無四阿釋詁云槨翰也舍人曰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翰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翰在牆之旁則知此翰亦在旁也詩云會弁如星鄭玄云會謂弁之縫中言其際會之處也會在弁之上知此檜亦在上棺有此物明是其飾故以為旁飾上飾也言椁有棺有則是本不當有言其厚葬譏其奢僭

人使不得仕官者其事亦似之故謂之禁錮今世猶然

三十二 畏晉竊與楚盟曰匱盟

傳既言匱盟以解經又自解名曰匱盟之意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此是匱之盟也諸侯之卿竊與楚盟而仲尼貶之言其不應背晉

三十三 譏竊與楚盟而貶

釋例曰諸侯畏晉而竊與楚盟書盟而貶其卿此所以成晉為盟主也吳之彊始於會鄫終於黃池凡三會三

# 春秋左傳要義卷二十六

四

晉卿雖六自三以後皆下卿

於時郤克將中軍荀首佐之荀庚將上軍是其位在三也晉立三軍將佐有六第三猶為下卿則其餘皆下卿也蓋以諸侯之禮唯合三卿三是其正故定以三人為上中下餘皆從下卿也卿有上下往年賜晉三師皆以三命之服者侯伯之卿禮皆三命上卿下卿命不異也

五

大國侵小故衛在晉不為次國

古制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以土地之大

小命數為等差也春秋之世強陵弱大吞小爵雖不能自改地則以力升降諸侯聚會強者為雄史書時事大小為序此事不可改易仲尼即而用之宋公在齊侯之下許男在曹伯之上不復計爵之尊卑故衛雖侯爵猶為小國以地狹小故也襄二十五年傳子產語晉曰今大國多數圻矣圻方千里者三四也昭五年十三年傳皆言晉有革車四千乘計衛比於晉不過當五六分之一耳故不得為次國其為次國者當齊

為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蘇韋之跗注是也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素積以為裳是戎朝異服也

八

鄟有東西此欲備晉在西鄟

四年冬城鄟正義曰釋例土地名魯有二鄟文十二年城諸及鄟杜云此東鄟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或曰鄟即員也成十六年傳晉人執季文子公待于鄟杜云此西鄟昭公所出居者東郡廩丘縣東有鄟城然則此為公欲叛晉故城鄟以為備當西鄟也

九

水旁已為氾水旁已為氾

杜注滎陽中牟縣有東氾襄城縣有南氾知此氾祭非彼二氾而以成皐縣東有氾水者以傳為晉伐鄭取氾祭既為晉人所取當是鄭之西北界即今之氾水也字書水旁已為氾水旁已為氾字相亂也漢書音義亦為氾今氾水上源謂氾谷

十

杞叔姬已出而稱杞

五年杞叔姬來歸正義曰杞既出之猶稱杞者雖記曰

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也彼為適王尚乘墨車
明此山崩降服亦乘墨也

十二 降服出次謂次於郊

僖三十三年傳秦伯以師敗于殽素服郊次此言出次
降服明亦次于郊也文四年傳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
服出次注云辟正寢與此文互相見也

十三 立武宮謂立武軍復武公廟

杜以傳稱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鞏在二年今始立

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是丘明譏魯立武
以章武功明非徒築宮而已又宣十二年潘黨請築武
軍楚子云武有七德我無一焉武非吾功遂不敢築武
軍以明武功此則丘明譏魯章武功明亦築武軍也若
其唯築武宮傳應云不可以立武宮不得單稱武也

十四 梫玉東楹之東譏鄭伯行速

聘禮云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鄭玄云中堂南北
之中也入堂之深尊賓事也東楹之間亦以君行一臣

說文云鹽河東鹽池袤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總百一十六里字從鹽省古聲然則鹽是鹽之名鹽雖是鹽唯此池之鹽獨名為鹽餘鹽不名鹽也

十七

天子諸侯內外朝路寢

禮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知寢庭是路寢之庭也沈氏云大僕職云王視燕朝則正位掌擯相鄭注云燕朝朝於路寢之庭韓獻子既為僕大夫故知寢庭路寢之庭也其路門之外朝則司士掌焉故司士

掌治朝之儀治朝則路門之外每日治朝事之朝也其庫門之外朝則朝士掌焉故朝士云掌外朝之法此是詢衆庶問罪人之處也凡人君内朝二外朝一内朝二者路門内外之朝也外朝一者庫門外之朝也若諸侯三門皐應路外朝則在應門外魯之三門庫雉路則外朝在雉門外

十八　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

魯語敬姜云昔者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居之勞其

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樸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敬姜此語自是激發之辭未必聖王盡然要亦有此理也太史公書稱武王克殷殷民富侈太史公曰奢侈厚葬以破其產為其富而驕佚故設法以貧之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論語稱孔子適衛欲先富厚教為其貧而無恥欲營生以富之也此皆觀民設教

氏云舍九乘車以六乘車還則以去時十五乘車傳不言者以舍既稱偏明去時有車可知從省文也沈氏云聘使未有將兵車者今此特將兵車為方欲教吳戰陳故與常不同

二十一　昏有六禮宋惟見納幣逆女

傳於華元來聘之下云聘共姬也則華元新始告昏欲圖為昏昏禮發首云昏禮下達乃云納采鄭玄云達通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

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此華元來聘則彼昏禮所謂下達者也士禮使媒諸侯不可求媒於他國自使臣行則亦媒之義昏有六禮下達後初有納采擇之禮既行納采其日即行問名問女之名將歸卜其吉凶也婦既卜得吉又使使者往告謂之納吉納吉則昏禮定矣復遣納徵徵成也納幣以成昏禮士禮納徵有玄纁束帛儷皮其諸侯謂之納幣以其幣多故指幣言之納幣以後又有請期親迎是之謂六禮也計華元來聘之後當有

納采納吉二使二使之後乃次納幣令唯書納幣者納采納吉其使非卿故不書也釋例曰諸侯昏禮亡以士昏禮準之不得唯止於納幣逆女納幣逆女二事皆必使卿行卿行則書之他禮非卿則不書也宋公使華元來聘聘不應使卿故傳但言聘共姬也使公孫壽來納幣納幣應使卿故傳明言得禮也魯君之昏唯存納幣逆女此其義也是言聘女不應使卿令華元以卿將命故特書之也

二十二 即位八年賜命雖緩而不宜譏
天子賜諸侯之命書傳亦無正禮唯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僖十一年傳王賜晉惠公命周語王賜晉文公命皆是即位而賜之又賜之以圭擬朝而合瑞諸侯即位禮必朝王明當即位賜之命今八年乃來是緩也隱元年宰咺來賵為其緩書名以譏之此亦緩也而不譏之者彼賵死不及尸生不及哀子氏未薨而豫凶事所失者大故特譏之春秋之時賜命禮廢唯文

年而送之所以絶望求塞非常也辭稱憃愚不教故遣大夫隨之亦謂之媵臣所以將謙敬之實也夫人薨不更聘必以姪娣媵繼室一與之醮則終身不二所以重昏姻固人倫也

二十五 史記趙朔取晉成公姊不可從

史記趙世家云趙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案傳趙衰適妻是文公之女若朔妻成公姊則亦文公之女父之從母不可以為妻且文公之卒距此四十六年莊姬此

時尚少不得為成公姊賈服先儒皆以為成公之女故杜從之

二十六 史記滅趙事存趙事與左違不可從

史記又稱有屠岸賈者有寵於靈公此時為司寇追論趙盾弒君之事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而滅其族案二年傳欒書將下軍則於時朔已死矣同括為莊姬所譖此年見殺趙朔不得與同括俱死也於時晉君明諸臣彊無容有屠岸賈輒厠其間得如此專恣又說云公

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於山中居十五年因晉侯有疾韓厥乃請武為趙氏後與左傳皆違焉遷妄說不可從也

二十七　嘗盲以媵不必同姓

嘗盲以為媵不必同姓所以博異氣今左傳異姓則否十年來媵何以無貶刺之文左氏為短鄭箋云禮稱納女於天子云備百姓於國君云備酒漿不得云百姓是不博異氣也齊是大國今來媵我得之為榮不得貶也

應劭漢官儀云法冠一曰柱後冠左傳南冠而縶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冠賜近臣御史服之即今獬豸冠古有獬豸獸觸不直者故執憲以其形用為冠令觸人也

十三　泠氏世掌樂故號泠官鄭玄云泠官樂官也詩簡兮序云衛之賢者仕於泠官泠氏世多號樂官為泠官呂氏春秋稱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斷兩

節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昭二十一年傳景王鑄無射
泠州鳩非之是泠氏世掌樂官也周語云景王鑄鍾成
泠人告縣鼓鳴之三此稱泠人詩及鹿鳴之三此稱泠
稱泠官

三十一 晉州滿王孫滿不避周穆諱

如傳文知晉侯是大子也漢志有汝南應劭作舊名諱
議云昔者周穆王名滿晉厲公名州滿又有王孫滿是
同名不諱則此為州滿或為州蒲誤耳今定本作滿

三十二　晉太子生代父位經書晉侯

傳無譏文知譏其生代父位失人子之禮者傳稱凡在喪公侯曰子父喪代位尚不稱君生代父位譏之必矣傳言立大子以為君若其不譏則不須此傳是顯其譏之意

三十三　疾在盲上膏下

注盲鬲也心下為膏正義曰此賈逵之言杜依用之古今傳文皆以為膏之下賈服何休諸儒等亦皆以為膏

# 春秋左傳要義卷二十七

告廟案春秋上下公之在晉諱與不諱悉皆不書此言諱見止者以此兼有諱義故詳之也宣五年傳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注云公既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厭尊毀列累其先君而於廟行飲至之禮故書以示過宣七年公會晉侯云云于黑壤傳稱晉侯以公不朝又不聘止公于會不與公盟八年公至自晉注云義與五年書過同此亦見止公還不以為恥故告至耳

二

娣姒之名不計夫之長幼

世人多疑娣姒之名皆以為兄妻呼弟妻為娣弟妻呼兄妻為姒固即惑於傳文不知何以為說今謂母婦之號隨夫尊卑娣姒之名從身長幼以其俱來夫族其夫班秩既同尊卑無以相加遂從身之少長喪服小功章曰娣姒婦報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以弟長解娣姒言娣是弟姒是長也公羊傳亦云娣者何弟也是其以弟解娣自然以長解姒長謂身之年長非夫之年長也釋

親云長婦謂稚婦為娣婦謂長婦為姒婦止言婦
之長稚不言夫之大小今移妻謂聲伯之母為姒昭二
十八年傳叔向之嫂謂叔向之妻為姒二者皆呼夫弟
之妻為姒豈計夫之長幼乎釋親又云女子同出謂先
生為姒後生為娣孫炎云同出謂俱嫁事一夫也事一
夫者以已生先後為娣姒則知娣姒以已之年非夫之
年也故賈逵鄭玄及此注皆云兄弟之妻相謂為姒言
兩人相謂謂長者為姒知娣姒之名不計夫之長幼也

之法罪大者刑之小則宥之以為實無出法案書流宥五刑則宥者流之非不出也舜放四罪殺之四裔安得不出幾乎若如周禮無流放之文即云周無放臣之法禮三諫不從待放於郊然則周臣三諫不從終是不蒙王放欲令諫者何以措身左傳發凡自是書策之例因即以為周制謂其實無出者執文害意為敝何甚

四　交贄往來謂聘使

傳言交贄往來謂聘使來去也聘禮實執圭以通命執

君相見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闋郊特牲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鄭玄云賓朝聘者朝聘連言之則燕享朝賓聘客皆入門即奏樂矣其實朝賓入門奏樂聘客則至庭乃奏樂此郤至將登堂始奏樂者縣當在庭而楚之為地室而縣待客將登乃奏乃所以見異故欲以驚賓矣燕享聘客皆當入門奏肆夏若燕已之羣臣則有王事之勞者乃得以樂納賓其常燕唯有升歌間合而已無納賓之樂也故燕禮記云若以樂納

賓則賓及庭奏肆夏鄭玄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者則奏此樂焉是燕已之臣無王事之勞者不以樂納賓也

六 燕已臣以樂納賓聘客必然

卒聞地下鍾聲出其不意故驚而走出其出賓為驚怖因即飾辭辭樂言已不敢當大禮匿其驚走之意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入門作樂為兩君相見之禮也而燕禮雖兼聘問之賓以燕已臣為主而云若以樂納賓燕已之臣尚有以樂納賓之法則燕享

聘客必以樂納賓矣故鄭玄注云賓朝聘者朝聘並言則君臣同樂郤至不敢同君故以之為辭耳非謂禮不得也

七 朝而不夕言無事

朝而不夕正義曰旦見君謂之夕哀十四年傳稱子我夕晉語稱叔向夕皆謂夕見君也人息事少故百官承奉職事皆朝朝而莫不夕不夕言無事也

噬齧也夫能搏噬譬之於夫為搏噬之用無已時也

十

邠至引詩武夫答一矢之言

天下有道之時則公侯能為民扞城禦難而使武夫制其已之腹心不侵犯他國也亂則反之不腹扞蔽已民乃以武夫從已腹心將武夫為股肱爪牙以侵害他國是反治世也晉楚世為仇敵常有相害之心子反言一矢相加仍懷戰鬬之意故邠至言世治則自守世亂則相侵害答上一矢之言冀得久為和好

十一 晉以侯伯乞師執謙以逼成十三年注將伐至謙辭正義曰晉雖是侯伯恐魯不與若言名兵或容辭說言乞則不得不與釋例曰乞師者深求過理之辭執謙以逼成其計

十二 書朝王所與如京師不同言公朝王所者發國不為朝王至彼遇王朝之朝訖乃書故稱朝也此過京師亦宜稱朝言如者發雖主為伐秦即有朝王之意書其初發故言如也

十三 禮身之幹敬身之基

幹以樹木為喻基以牆屋為喻樹木以本根為幹有幹故枝葉茂焉牆屋以下土為基有基乃牆屋成焉人身以禮敬為本必有禮敬身乃存卻子無基則亦無幹但言有所局不復得言幹耳

十四 王以行人之禮待宣伯而賄為介者

周語云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見王孫說與之語說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有異焉其

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曰有事祭也宜求見祐也是宜者出兵祭社之名

十六 受中定命

天地之中謂中和之氣也民者人也言人受此天地中和之氣以得生育所謂命者教命之意若有所稟受之辭故孝經說云命者人之所稟受度是也命雖受之天地短長有本順理則壽考逆理則夭折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法則以定此命

十七 養之以福敗以取禍謂禍及身也福則養之以福謂將身向福也敗以取禍謂禍及身也福則人之所欲作往就之辭也禍則人之所惡作自來之辭也

十八 呂相說言諸侯致命于秦杜劉異

劉炫以為誣秦今知不然凡誣秦者謂加之罪傳辭少略者可得稱誣今傳云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又云我有大造于西傳文既詳明諸侯

二十 晉自名公子雍非秦罪

納雍害晉若蟲食禾然彼晉自名雍非秦罪也

二十一 師役戰聚古人為文有辟

劉殺釋詁文方言云虔殺也重言殺者亦圓文耳輔氏之聚謂聚衆以拒秦也以上有殺之師令狐之役河曲之戰不用重文故變文言聚古人為文亦有辟耳

二十二 絶秦是厲公之言宜稱寡人

劉炫以為臣之出使自稱己君皆曰寡君今吕相雖奉

君命兼有已語稱寡君正是其理杜何知宜為寡人稱君為誤今刪定知劉說非者以呂相奉厲公之命而往絕秦則皆是厲公之言不得兼有已語案隱十一年鄭伯告許大夫云假手于我寡人今呂相稱厲公之命還與自稱無異亦當云我寡人故知稱君為誤

二十三 晉辭欲親狄以曲秦故引狄于昏姻

文公所弃之狄不言赤白以其伐赤不應赤自相伐知白狄伐之也其女雖是赤狄之種而由白狄以納文公

得以白狄為昏姻也且此辭多誣欲親狄以曲秦故引狄為昏姻耳晉人自數伐狄寧復顧昏姻也杜以傳有季隗之事引之以證昏姻未必晉於白狄處無昏姻

二十四 諸侯不得祭天此云告昊天上帝

昭告昊天上帝正義曰禮諸侯不得祭天其盟不主天神鄭玄覲禮注云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襄十一年亳城北之盟其載書云司慎司盟名山名川注云二司天神唯告天之別神不告昊天上

帝此秦楚為盟告天帝者春秋之時不能如禮且此辭多誣未必是實晉與諸國結盟皆不告昊天上帝何由秦楚獨敢告之蓋欲示楚人恨秦之深

二十五　佞非善惡之稱故以不佞為謙

論語云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則佞非善事而以不佞為謙者佞是口才捷利之名本非善惡之稱但為佞有善有惡耳為善敏捷是善佞為惡敏捷是惡佞但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言之雖多情或不信故云焉

用伐耳

二十六 晉多誣秦傳唯據三事

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名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注晉辭多誣秦故傳據此三事以正秦罪

二十七 秦爵二十級春秋時已有

秦之官爵有此不更之名知女父是人之名字不更是官爵之號漢書稱商君為法於秦戰斬一首者賜爵一

二十八 經文依策書傳文采簡牘傳言戰敗而經不書杜以意測之不知其故蓋經文闕漏傳文獨存也經文依史官策書策書所無故經文遂闕也傳文采於簡牘簡牘先有故傳文獨存也

二十九 兕觥其觩十四年詩曰至來求正義曰兕觥罰酒之爵言古之王者與羣臣燕飲無失禮者用兕觥之爵其觩然空陳設之無所可罰在席飲美酒者皆能思柔順中和故不用

十五年注襄仲至仲氏正義曰公羊穀梁皆以嬰齊為仲遂之子歸父之弟也以為歸父之弟則同其言稱仲之意則異公羊以為弟無後兄之義使嬰齊為歸父之子則為仲遂之孫故以王父字為氏穀梁以為宣八年仲遂卒者為殺子赤疎之不使稱公子父既見疎不得稱公子故其子由父亦疎之不得稱公孫故別言仲氏杜之此注其言不明當以襄仲歸父本以東門為氏及命嬰齊紹歸父之後改之曰仲氏也劉炫云仲遂受

賜為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耳

三十二 宋華元挾晉以歸書之示其本情

十八年傳例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此是魚石止之宜從國逆之例而為諸侯納之文書曰自晉歸者華元與欒書相善怖懼桓族欲挾晉以自重以晉納告於諸侯春秋從而書之以示元之本情

三十三 惡不及民不稱人以執

釋例曰諸侯見執者已在罪賤之地書名與否非例所加故但書執某侯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若乃肆於民上人懷怨讐諸侯致討則稱某人執某侯衆討之文也諸侯雖身犯不義而惡不及民則不稱人以執之晉侯執曹伯是也諸無加民之惡而稱人以執皆時之赴告欲重其罪以加民為辭國史承以書策而簡牘之記具存夫子因示虛實傳隨而著其本狀以明得失也

三十四

子臧季札衛郢楚閻皆守節者

聖達至守乎正義曰節猶分也人生天地之間性命各有其分聖人達於天命識已知分若以歷數在己則當奉承靈命不復拘君臣之交上下之禮舜禹受終湯武革命是言達節者也若自知已分不合高位得而不取與而不受子臧季札衛公子郢楚公子閻如此之類皆守節者也下愚之人不識已分倘張妄作取非其理干紀亂常如此之輩古今多矣州吁無知之等皆失節者

晉都無義例也公待于鄆與行父俱歸厭於公尊故不書行父至耳若欲示無罪則宜於執見義今既直書其執處絶不書至乃所以示終於見執非示無罪也穀梁以行父至不致者為公在故與杜義合也

三十八　德行詳義禮信賅戰之器也

詳則祥也古字同耳釋詁云祥善也李巡曰祥福之善也事神得福乃名為祥是祥用之以事神也今楚内棄其國内之民不行施惠是無德也外絶其鄰國之好不

得其利是無義也與晉結盟而復背之貫瀆齊同之盟是無詳也與人要言令背其語食消善言是無信也夏之二月農事正煩奸犯時節而動兵伐人是無禮也晉人無罪苟欲伐之疲勞下民以快己欲是無刑也六事皆無是無器也無器而戰其可勝乎上若有信民知所適上既無信不知所從其進與退皆得罪也吾不復得見子矣知其必死與之長訣也

三十九

周語杜注以先王言后稷

詩頌思文之篇美后稷之德周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故杜以先王言之言先王后稷立其衆人無不得其中正也當堯之末洪水滔天人不粒食皆失其正性后稷耕稼以養之各復本性故無不得中正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要義卷二十八